

明清佳作足本丛刊

足本

品花宝鉴



人民中国出版社



2 033 9918 9

明清佳作足本丛刊 第一辑

品花宝鉴 (上)

人民中国出版社



2 035 2610 3

明清佳作足本丛刊 第一辑

品花宝鉴 (下)

人民中国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3 号

责任编辑: 韩 勃

责任校对: 刘铭生

装帧设计: 众 成

明清佳作足本丛刊 第一辑

品 花 宝 鉴

原著 陈 森

点校 丁维忠

*

人民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车公庄大街3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02工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32开 23印张 560千字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7-80065-410-9/G·258

定价: 压膜(上、下)20.80元 精装 2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世态人情小说《金瓶梅》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进入真正意义的近代小说范畴。清中叶《红楼梦》的面世，昭告中国古典小说顶峰的到来。从清乾、嘉延绵至咸及至同、光，为数众多的作家作品，充分显示了古典小说——世态人情小说的辉煌与繁荣。

从小说发展的角度来看，明清世态人情小说承续了唐人传奇和宋元话本的优良传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貌：

鲜明浓郁、贯穿始终的批判现实的态度是这类小说的重要特征。封建社会晚期，其自身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带来了种种弊端与腐朽；偃蹇坎坷、失意惆怅的文人作者，借小说渲泄胸中怨怒，不约而同地形成这一时期小说大胆暴露、深刻批判的特色。

于是，作品高度的真实感就成为作者的共同追求。题材也不局限于历史故事、英雄传奇，而是径直向现实生活贴近，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时代的社会生活。由此也带来人物形象的塑造与描写的性格化与个性化，具体生活场景的描述在这里亦显得更普遍，更有代表性。

从小说的形式看，故事主题的多侧面性和情节的网络交叉，使中国小说章回结构多层面、多方位表现社会生活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作品反映出的雅俗相互渗透的审美趣味与雅驯、规范的叙述语言及人物语言，意味着唐人传奇的典雅工丽与宋元话本的通俗自然在广学博识的明清文人手中融汇贯通，形成朴实而不乏诗意，通俗而不失雅驯的美学风格。因此，明清世态

1976.6.5

人情小说的存在，成为从宋元白话小说到清代文人经典之作之间的必要过渡。

但是，在目前通行的几种文学史与小说史中，关于明清世态人情小说，常常仅介绍《金瓶梅》、《红楼梦》等寥寥数部，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此阶段的此类小说基本上是空白或无足称道，即使偶有几部作品被提及，也旨在说明小说发展过程中有若干虚点。但事实上从《金瓶梅》到《红楼梦》，其中世态人情小说的演进，正是《红楼梦》登上艺术顶峰的必要铺垫。这种“顶峰”不仅是指文学的艺术的语言结构的由简到繁、由浅入深，也包含有中国小说观念，美学意境的嬗替与演变。

由于对上述作品价值的误断，建国以来对此类小说的出版与整理始终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更没有将其放在明清小说的特定区域内予以评价和确认。正是基于这种现状，我们在编辑这套丛书时，选择了能代表这个时期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十部小说，以期能够体现世态人情小说的真实面貌、发展脉络和创作实绩，并且希望能够为研究者提供某种参照——明清文人及社会的价值判断、文化取向与审美意境。

至于这套丛书中涉及的字数不多的部分性描写文字，在此次整理时我们未予删除，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

从结构上看，这部分文字是原书本身存在的，并未游离于情节之外，有些甚至强化了对书中人物及现实的反映。

从内容和认识意义上看，这部分文字非常客观地表现出明末清初文人及整个社会对人性人欲、好货好色等观念的重新认识，体现出文人开始有了某种自身本真生命的客观观照。但书中十分醒目的“劝戒”、“讽谕”等等说教，又显示出整个文化氛围中道德对于“人情人欲”的限制与界定。文人观念中根深蒂固的“理”与“道”，使他们在笔下既表现出对人的生命欲望的惊叹与激赏，同

时又强行将它纳入既定的“道统”轨道。因此，这一时期小说的“性描写”，既没有《金瓶梅》的直率坦荡，往往显得十分虚伪与矫情。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描写本身也传达出文人某种游戏人生的生命态度。书中夸张的渲染“性”的感官愉悦，单一表现“男性体验中心”，事实上都十分真实地再现了“性”与“欲”在中国文化导向上的无感性状态，和“人”（无论男女）的无感性意识。因此它们也就十分真实地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套书一定会给小说研究与文化研究者提供必要的参考与帮助。

《品花宝鉴》序

余前客都中，馆于同里某比部宅，曾为《梅花梦传奇》一部，虽留意于词藻，而未谐于声律，故未尝以之示人。比部赏余文曲而能达，正而能雅，而又戏而善谑，遂囑余为说部，可以畅所欲言，随笔抒写，不愈于倚声按律之必落人巢臼乎？

时余好学古文诗赋歌行等类，而稗官一书心厌薄之。及秋试下第，境益穷、志益悲，块然块礲于胸中而无以自消，日排遣于歌楼舞榭间，三月而忘倦。略识声容伎艺之妙，与夫性情之贞淫，语言之雅俗，情文之真伪。间与比部品题梨园，雌黄人物，比部曰：“余属君之所为小说者，其命意即在乎此，何不即以此辈为之？如得成书，则道人所未道也。”余亦心好之，遂窃拟之，始得一卷，仅五千余言，而比部以为可，并为之点窜斟酌。继复得二三卷，笔稍畅，两月间得卷十五。借阅者已接踵而至，缮本出不复返，哗然谓新书出矣。继以羁愁潦倒，思窒不通，遂置之不复作。

明年，有粤西太守聘余为书记，偕之粤。历游数郡间，山水奇绝，觉生平所习之学皆稍进；亦尝游览青楼戏馆间，而殊方异俗，鲜称人意；一二同游者，亦木讷士，少宏通风雅。主人从政无暇，此书置之敝篋中八年之久，蟬蚀过半，余亦几忘之矣。

及居停回都，又携余行，功余再应京兆试。粤境皆山溪幽阻，水道如蛇盘蚓曲，风雪阻舟，迢迢沙石间，日行一二里、二三里不等。居停遂督余续此书甚急，几欲刻期而待。自粤兴安县境，至楚武昌府境，舟行凡七十日。白昼人声喧杂，不能构思；夜阑人静，秉烛疾书，共得十五卷。及入长江，风帆便利，过九江，抵金陵，乡心萦梦，不复能作矣。

至都已七月中旬，检出时文试帖等，略一翻阅。试事毕，“康了”如故。年且四十余矣，岂犹能如青青子衿，日事咕哔耶？固知科名之与我风马牛也！贫乏不能自归，仍依居停而客焉。

有农部某君，十年前即见余始作之十五卷，今又见近续之十五卷，甚嗜之，以为功已得半，弃之可惜，属余成之。且日来晓晓，竟如师之督课。余喜且惮，于腊底拥炉挑灯，发愤自勉，五阅月而得三十卷，因以告竣。

又阅前作之十五卷，前后舛错，复另易之。首尾共六十卷，皆海市蜃楼，羌无故实。所言之色，皆吾目中未见之色；所言之情，皆吾意中欲发之情；所写之声音笑貌、妍媸邪正，以至狹邪淫荡、秽褻诸琐屑事，皆吾私揣世间所必有之事。而笔之所至，如水之过峡，舟之下滩，骥之奔泉，听其所止而休焉，非好为刻薄语也。至于为公卿，为名士，为俊优，佳人才婢，狂夫俗子，则如干宝之《搜神》，任昉之《述异》，渺茫而已。

噫！此书也固知离经畔道，为著述家所鄙，然其中亦有可取，是在阅者矣。

旷废十年，而功成半载，固知精于勤而荒于嬉。游戏且然，况正学乎？某比部启余于始，某太守勸余于中，某农部成余于终，此三君者，于此书实大有功焉！倘使三君子皆不好此书，则至今犹如天之无云，水之无波，树之无风，而纸之无字，亦安望有此洒洒洋洋、奇奇怪怪五十余万言耶？脱稿后，为序其颠末如此。天上琼楼，泥犁地狱，随所位置矣。

石函氏书

序

余谓游戏笔墨之妙，必须绘形绘声。传真者能绘形而不能绘声，传奇者能绘声而不能绘形，每为憾焉。若夫形声兼绘者，余于诸才子书并《聊斋》、《红楼梦》外，则首推石函氏之《品花宝鉴》矣。

传闻石函氏本江南名宿，半生潦倒，一第蹉跎，足迹半天下。所历名山大川，聚为胸中丘壑，发为文章，故邪邪正正，悉能如见其人，真说部中之另具一格者。余从友人处多方借抄，其中错落不一而足。正订未半，而借者踵至，虽欲卒读，几不可得。后闻外间已有刻传之举，又复各处探听，始知刻未数卷，主人他出，已将其板付之梓人。梓人知余处有抄本，是以商之于余，欲卒成之。即将所刻者呈余披阅，非特鲁鱼亥豕，而与前所借抄之本少有不同。

今年春，愁病交集，恨无可遣，终日在药炉茗碗间消磨岁月，颇觉自苦，聊借此以遣病魔。再三校阅，删订画一，七越月而刻成。若非余旧有抄本，则此数卷之板竟为粪下物矣！至于石函氏与余未经谋面，是书竟赖余以传，事有因缘，殆可深信！

尝读韩文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又云：“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余但取其鸣之善，而欲使天下之人皆闻其鸣，借纸上之形声，供目前之啸傲。镜花水月，过眼皆空；海市蜃楼，到头是幻。又何论夫形为谁之形，声为谁之声？更何论夫绘形绘声者之为何如人耶？世多达者，当不河汉余言。是为序。

幻中了幻居士

《品花宝鉴》题词

一字褒讥寓劝惩，贤愚从古不相能。
情如骚雅文如史，怪底传钞纸价增。
骂尽人间谗谄辈，浑如禹鼎铸神奸。
怪他一只空灵笔，又写妖魔又写仙。
闺阁风流迥出群，美人名士斗诗文。
从前争说《红楼》艳，更比《红楼》艳十分。

卧云轩老人题

目 录

《品花宝鉴》序(石函氏)

序(幻中了幻居士)

《品花宝鉴》题词(卧云轩老人)

第 一 回	史南湘制谱选名花	梅子玉闻香惊绝艳	1
第 二 回	魏聘才途中夸遇美	王桂保席上乱飞花	14
第 三 回	卖烟壶老王索诈	砸菜碗小旦撒娇	26
第 四 回	三名士雪窗分咏	一少年粉壁题词	39
第 五 回	袁宝珠引进杜琴言	富三爷细述华公子	51
第 六 回	颜夫人快订良姻	梅公子初观色界	62
第 七 回	颜仲清最工一字对	史南湘独出五言诗	74
第 八 回	偷复偷戏园失银两	乐中乐酒馆闹皮杯	86
第 九 回	月夕灯宵万花齐放	珠情琴思一面缘悭	98
第 十 回	春梦婆娑情长情短	花枝约略疑假疑真	109
第 十 一 回	三佳人妙令翻新	六婢女戏言受责	120
第 十 二 回	颜仲清婆心侠气	田春航傲骨痴情	132
第 十 三 回	两心巧印巨眼深情	一味歪缠淫魔色鬼	143
第 十 四 回	古诵七言琴声复奏	字搜四子酒令新翻	156
第 十 五 回	老学士奉命出差	佳公子闲情访素	168
第 十 六 回	魏聘才新进华公府	梅子玉初访杜琴言	179
第 十 七 回	祝芳年琼筵集词客	评花谱国色冠群香	190
第 十 八 回	狎客楼中教箴片	妖媚门口唱杨枝	202
第 十 九 回	述淫邪奸媒藏木桶	逞智慧妙语骗金箍	212
第 二 十 回	夺锦标龙舟竞渡	闷酒令鸳侣传觞	222
第 二 十 一 回	造谣言徒遭冷眼	问衷曲暗泣同心	233

第二十二回	遇灾星素琴双痛哭	逛运河梅杜再联情	242
第二十三回	裹草帘阿呆遭毒手	坐粪车劣幕述淫心	255
第二十四回	说新闻传来新戏	定情品跳出情关	264
第二十五回	水榭风廊花能解语	清歌妙舞玉自生香	273
第二十六回	进谗言聘才酬宿怨	重国色华府购名花	284
第二十七回	奚正绅大闹秋水堂	杜琴言避祸华公府	294
第二十八回	生离别隐语寄牵牛	昧天良贪心学扁马	306
第二十九回	缺月重圆真情独笑	群珠紧守离恨谁怜	317
第三十回	赏灯月开宴品群花	试容妆上台呈艳曲	328
第三十一回	解余醒群花留夜月	紫旧感名士唱秋坟	339
第三十二回	众名士萧斋等报捷	老司官冷署判呈词	351
第三十三回	寄家书梅学使训子	馈贶仪华公子辞宾	361
第三十四回	还宿债李元茂借钱	闹元宵魏聘才被窃	372
第三十五回	集葩经飞花生并蒂	裁艳曲红豆掷相思	385
第三十六回	小谈心众口骂珊枝	中奸计奋身碎玉镯	399
第三十七回	行小令一字化为三	对戏名二言增至四	412
第三十八回	论真贗注译神禹碑	数灾祥驳翻太乙数	423
第三十九回	闹新房灵机生雅谑	装假发白首变红颜	436
第四十回	奚老土淫毒成夭阏	潘其观恶报作风臀	447
第四十一回	惜芳春蝴蝶皆成梦	按艳拍鸳鸯不羡仙	459
第四十二回	索养贍师娘勒价	打茶围幕友破财	469
第四十三回	苏蕙芳慧心瞞寡妇	徐子云重价赎琴言	480
第四十四回	听谣言三家人起衅	见恶札两公子绝交	493
第四十五回	佳公子踏月访情人	美玉郎扶占认义父	504
第四十六回	众英才分题联集锦	老名士制序笔生花	516
第四十七回	奚十一奇方修肾	潘其观忍辱医臀	530
第四十八回	木兰艇吟出断肠词	皇华亭痛洒离情泪	542
第四十九回	爱中慕田状元求婚	意外情许三姐认弟	554
第五十回	改戏文林春喜正谱	娶妓女魏聘才收场	565

第五十一回	闹缝穷隔墙听戏 舒积忿同室操戈	577
第五十二回	群公子花园贺喜 众佳人绣阁陪新	590
第五十三回	桃花扇题曲定芳情 燕子矶痴魂惊幻梦	601
第五十四回	才子词科登翰苑 佳人绣阁论唐诗	613
第五十五回	凤凰山下谒骚坛 翡翠巢边寻旧冢	626
第五十六回	屈方正成神托梦 侯太史假义恤孤	638
第五十七回	袁绮香酒令戏群芳 王琼华诗牌作盟主	651
第五十八回	奚十一主仆遭恶报 潘其观夫妇闹淫魔	668
第五十九回	梅侍郎独建屈公祠 屈少君重返都门地	683
第六十回	金吉甫归结品花鉴 袁宝珠领袖祝文星	696
点校后记		708

第一回

史南湘制谱选名花 梅子玉闻香惊绝艳

京师演戏之盛，甲于天下。地当尺五天边，处处歌台舞榭；人在大千队里，时时醉月评花。真乃说不尽的繁华，描不尽的情态。一时闻闻见见，怪怪奇奇，事不出于理之所无，人尽入于情之所有。遂以游戏之笔，摹写游戏之人。而游戏之中最难得者，几个用情守礼之君子，与几个洁身好的优伶，真合着《国风》“好色不淫”一句。先将搢绅中子弟分作十种，皆是一个“情”字：

一曰情中正	一曰情中上	一曰情中高
一曰情中逸	一曰情中华	一曰情中豪
一曰情中狂	一曰情中趣	一曰情中和
一曰情中乐。		

再将梨园中名旦分作十种，也是一个“情”字：

一曰情中至	一曰情中慧	一曰情中韵
一曰情中醇	一曰情中淑	一曰情中烈
一曰情中直	一曰情中酣	一曰情中艳
一曰情中媚。		

这都是上等人。还有那些下等人物，这个“情”字便加不上，也指出几种来：

一曰淫	一曰邪	一曰黠	一曰荡	一曰贪
一曰魔	一曰祟	一曰蠢		

大概自古及今，用情于欢乐场中的人，均不外乎邪正两途。耳目所及，笔之于书，共成六十卷，名曰《品花宝鉴》，又曰《怡情佚史》。书中有宾有主，不即不离，藕断丝连，花浓雪聚。陈

言务去，不知费作者几许苦心；生面别开，遂能令读者一时快意。正是：

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暗度人。

此书不著姓名，究不知何代何年何地何人所作。书中开首说一极忘情之人，生一极钟情之子，这人姓梅，名士燮，号铁庵，江南金陵人氏，是个阀阅世家，现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寓居城南鸣珂坊。其祖名鼎，曾任吏部尚书；其父名羹调，曾任文华殿大学士，三代单传。

士燮于十七岁中了进士，入了翰林，迄今已二十九年，行年四十六岁了。家世本是金张，经术复师马郑，贵胄偏崇儒素，词臣竟屏纷华，蔼蔼乎心似春和，凛凛乎却貌如秋肃。人比他为司马君，实赵清猷一流人物。夫人颜氏，也是金陵大家，为左都御史颜尧臣之女，翰林院编修颜庄之妹，父兄皆已物故。这颜夫人今年四十四岁，真是德容兼备，贤淑无双，与梅学士唱随已二十余年。二十九岁上，梦神人授玉，遂生了一个玉郎，取名子玉，号庚香。

这梅子玉今年已十七岁了，生得貌如良玉，质比精金，宝贵如明珠在胎，光彩如华月升岫，而且天授神奇，胸罗斗宿，虽只十年诵读，已是万卷贯通。士燮前年告假回乡扫墓，子玉随了回去，即入了泮。在本省过了一回乡试未中，仍随任进京。因回南不便。遂以上舍生肄业成均，现从了浙江一个名宿李性全读书。这性全系士燮乡榜门生，是个言方行矩的道学先生。颜夫人将此子爱如珍宝，读书之外，时不离身。宅中丫环仆妇甚多，仆妇三十岁以下，丫环十五岁以上者，皆不令其服侍子玉，恐为引诱。而子玉亦能守身如玉，虽在罗绮丛中，却无纨绔习气，不佩罗囊而自丽，不傅香粉而自华。惟取友尊师，功能刻苦，论今讨古，志在云霄，日下已有景星庆云之誉，人以一睹为快。

一日，先生有事放学，子玉正在独坐，却有两个好友来看他：一个姓颜，名仲清，号剑潭，现年二十三岁，即系已故编修

颜庄之子，为颜夫人之侄。这颜庄在日，与士燮既系郎舅至亲，又有雷陈至契，不料于三十岁即赴召玉楼，他夫人郑氏绝食殉节。那时仲清年甫三龄，士燮抚养在家，又与郑氏夫人请旌表烈。仲清在士燮处，到十九岁上中了个副车，是年士燮与其作伐，赘于同乡同年现任通政司王文辉家为婿。这王文辉是颜夫人的表兄，与仲清亲上加亲，翁婿甚为相得。那一位姓史，名南湖，号竹君，是湖广汉阳人，现年二十四岁，已中了本省解元。父亲史曾望，现为吏科给事中。

这两人同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两人的情性却又各不相同：仲清是孤高自洁，坦白为怀。将他的学问与子玉比较起来，子玉是纯粹一路，仲清是旷达一路。一切人情物理，仲清不过略观大概，不求甚解；子玉则钩深索隐，精益求精。往往有仲清鄙夷不屑之学，经子玉精心讲贯，便觉妙义环生；亦有子玉所索解不得之理，经仲清一言点悟，顿觉白地光明。这两人相聚十余年，其结契之厚，比同胞手足更加亲密。那南湖是啸傲忘形，清狂绝俗，目空一世，倚马万言，就只赏识子玉、仲清二人。

这日同来看子玉，门上见是来惯的，是少爷至好，便一直引到书房，与子玉见了。仲清又同子玉进内见了姑母，然后出来与南湖坐下，三人讲了些话。书僮送上香茗。南湖见这室中清雅绝坐，一切陈设甚精且古。久知其胸次不凡，又见那清华尊贵的仪表，就是近日所选那曲台花谱中数人，虽然有此姿容，到底无此神骨；但见其谦谦自退，讷讷若虚，究不知他何所嗜好，若有些拘执鲜通，胶滞不化，也算不得全才了，便想来试他一试，即问道：“庾香，我问你，世间能使人娱耳悦目，动心荡魄的，以何物为最？”

子玉蓦然被他这一问，便看着南湖心里想道：“他是个清狂潇洒人，决不与世俗之见相同，必有个道理在内。”便答道：“这句话却问得太泛，人生耳目虽同，性情各异。有好繁华的，即有厌繁华的；有好冷淡的，也有嫌冷淡的。譬如东山以丝竹为陶情，而